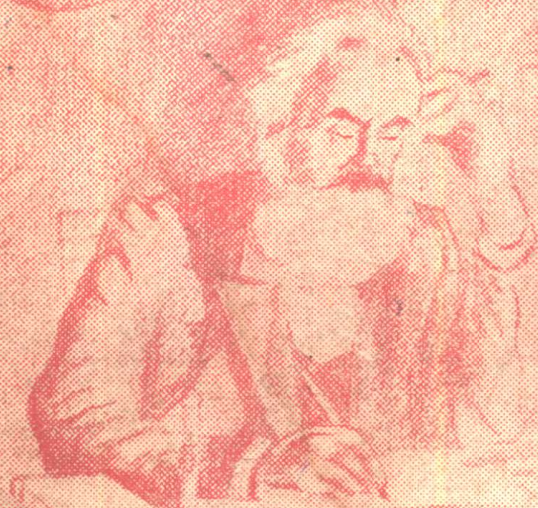


資本論的文學構造

譯里易鄭 著納金奇聶



資本論研究叢書
新中國書局發行



譯者序

「資本論」在世界上出現了幾十年了，我們都知道它是一部最偉大的名著，但還不大知道它在被人們稱爲偉大的以前，曾經歷了萬萬千的艱難困苦；它的形成，它的各國的翻譯，它在大衆中間的廣大的流傳，以及和它所關係到的一切，全都是在艱苦鬥爭中發展起來的。

一八四九年八月，馬克思因被驅逐而由巴黎亡命倫敦，生活極窮困，但熱情沸騰，始終都在社會運動的苦闘中過日子。他在這種堅苦的生活中，常常利用大布列顛圖書館，去鍛鍊他的精神的武器；由此，於一八五九年著成「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便是「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的前身。一八六一年回柏林，一八六五年又因出席國際會議，復至倫敦。他在這個時期，心緒比較悠閒，乃着手搜集材料，寫作「資本論」。他打算在這個期間，把「資本論」全部寫成，所以他寫信給恩格斯說，「……全體沒有完成以前，決不印行任何部份。……縱然難免缺陷，但我要使它成爲一個完整的藝術體，這是我這本著作的特徵。」一八六七年第一

卷完成後，因為各方面都需要，他才於四月間携帶原稿回德國交漢諾威出版。繼後，馬克思本想把第二卷第三卷已寫成的所有草稿加以最後整理，使它繼續出版；但因工作忙碌，生活窮困，又因老年多病，一直不能實現最後目的。馬克思於一八八三年三月逝世，這件偉大的工作，是不得不由恩格斯去負擔了。他把馬克思原日草稿加以修改整理和補充，乃於一八八五年出版第二卷，一八九四年出版第三卷。地球的形成功，曾經過了幾千萬年的結鍊；這部翻轉世界的著作，是被馬克思恩格斯在二十多年堅苦的鬭爭生活中完成了。

第一卷出版後不到一年，即有人譯成俄文，因受檢查耽擱，直至一八七二年才在聖彼得堡（革命後改爲列甯格勒）出版。這是全世界最初的譯本。馬克思聽見這個消息，高興極了。他於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二日寫信給索爾格說，「前幾日，彼得堡某書店主人給我一個消息，說「資本論」已譯成俄文，正在排印中，這令人驚訝不止。他要我送他像片，刊在卷首；對於「我的好朋友」俄國人，這種小事不好拒絕。二十五年以來，我不斷的在德文法文英文中攻擊俄國，俄國民衆處處衛護我，這是我無比的幸運。」俄國民衆最初得到「資本論」的廣大的照射，他們也最初得到了光明。當俄譯本發行以後，法國也繼續出版了法譯第一卷第一分冊。英國直至一八八六年才有譯本出版。計自德文原著出版至英譯本發行止，當間相隔十九年。就譯本出版的時候，馬克思已逝世三年了。這期間，「資本論」已成爲歐洲資產

階級眼中的可惡的怪物了，馬克思的名字，也變成他們眼中最可怕的东西了。「資本論」的根本思想，就像電感那樣，由各國工人階級演說家、政論家的演說和論文中表現出來，它由千百種途徑深入到世界群眾裏面。落後的亞洲，直至一九二七年，「資本論」才算譯成日文在東京出現了。中國是更落後了。一直到現在，距原著第一卷出版後已經七十年了，我們看見的，仍只是零落不全而又譯筆艱澀的幾章（原著三卷共計九十八章），這是我們的極大的不幸。原著到現在雖隔了七十年之久，但中國現在的社會，恐怕還經歷着原著當時歐洲社會以前的階段。這似乎是表現着老的變小了，小的變老了。老大多病的歐洲資本主義，現在是走着死亡的道路，年青弱小的中國，却正在這個明鏡前面，選擇它自己所應走的路。「資本論」是一個巨大的力，它在中國的出現，將使這嬰兒似的中國，睜開眼睛，看到光明；張大嘴巴，吼出它壓來悶在肚皮裏的痛苦。

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當中經過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以來的大革命，一直到現在，文化上都是過着一個蒙昧的搖籃時期。這時期內，不惟自己沒有什麼新的創造（有人自滿地說中國變革的自身，就是一個偉大的新的創造），就連更深入的介紹工作都沒有。世界各大學說，只傳來了一個輪廓，這使人常常發生大致相同的模糊的感覺；有時候，只傳來了一個頭，這常常使人不滿。但我們也常常自慰說，那總比沒有的好。也有人說，那還是不如只有

一個輪郭的好。輪廓雖然模糊不能傳真，但也不致反而弄醜，使人反感。不論如何，這都是中國文化在啓蒙期中的現實的難免的經歷。中國這嬰兒，已漸漸在這長遠的搖籃時期長大了；他有了更好的胃口，它需要更充實更豐富的食糧，它需要配合着它現在的行動得到更深入的知識。翻譯界需要更大的努力，完成它歷來未盡的或根本還沒有作的工作。著作界也需要更大更深入的努力；我們希望今後能够看到一些自己的偉大的創作。柔和的春天過去了；熱烈旺盛的夏天到了！中國文化界的花木！應該是開花結果的時候了！

以上是「資本論」著作經過及各國譯本出版經過的一個簡略的敘述。「資本論」的產生，正像一個新社會的產生一樣，它的一切經過，都是鬭爭的，革命的。它雖受到一部份人的嫉恨，但也受到更多的人們的歡迎和擁護。它不單是經濟學上的寶典，並且是唯物論辯證法的最好的模範。理論上，像鋼鐵那樣堅密，利刀那樣鋒銳；內容上，像海洋那樣淵博豐富；文章上，就像它的真理那樣，健全，美麗，動人。聶奇金納女士著作的這本書，便是對它那美麗的藝術的文學構造的一個最初的研究，這還是「資本論」的未開拓的處女地。這一方面的研究，雖然只有次要的意義，但它供給了我們許多最寶貴的例解，使我們認識到，科學和文學並不是互相對立的東西；兩者具有一種共通的性質，兩者都是現實的真理的表現。我們可以說，表現得最優美生動的科學作品，那便近乎文學；表現得最現實最正確的文藝作

品，那便近乎科學了。「資本論」便是一部能引起讀者的豐富的文藝情感的科學著作。希望這一本翻譯，能引起愛好「資本論」及這個問題的人的更多的注意和研究。

聽說「資本論」原著全譯本快要出版了。所以特別推薦這本書給愛好「資本論」的人們。這本書在對「資本論」的理解上，是可以得到許多幫助的。

易里

一九三八年七月

目次

譯者序

第一章	資本論的藝術性	一
第二章	馬克斯與文體	五
第三章	資本論的熱情	一四
第四章	諧謔和諷刺	二五
第五章	藝術的具體化	三六
第六章	具象的表現	四三
第七章	人格化了的資本	五四
第八章	資本論中的莎士比亞、哥德及其他	五三
第九章	當做整個藝術品看的資本論	八二

第一章 資本論的藝術性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夜半二時，馬克思校完「資本論」第一卷最後一頁，就順手寫信給恩格思說：

「親愛的弗里德！現在已經校完最後一頁了……」

優點是馬克思自己附加的。馬克思算是把三十年以來的心血結晶寫成了。這本書的著作經過，是許多科學研究上的中心問題。它的內容，它的辯證法，今後是更被研究了，它將不絕地供給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發展上的資料。但「資本論」還有一個值得研究的對象，那便是它的文學構造，它的藝術性。

「資本論」的這一方面，這個動因，決不是偶然的。馬克思決不忽略他這生平以來的科學著述的文學性。在八月十六日夜半的信中，他喜不自禁，才把「現在這卷算完成了」這個簡單的句子加上優點。他是想告訴恩格思說，這部富有文學構造的著述，終歸算是告一段落了。但「資本論」的文學構造「這個主」，和對它的內容的研究比較起來，是極次要

的，它只有第三位上的意義；但在第三位意義上的這一主題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假如沒有這個特點，「資本論」就不完美了。馬克思在研究上達到的各理論的結論是堅定不移的，「資本論」這一令人驚歎的文學構造是不是和這堅定不移的嚴的理論有機地結合着呢？這當然是有機地結合着的。這種文學構造，使「資本論」錦上添花，意義極大。所以「資本論」的藝術性」這個主題，看起來很奇妙，實際上並不奇妙，它的存在，有着充分的理由，所以值得我們研究。

並且，這個主題是「合理的」，它在一般理論上有着充足的根據。通常研究科學著作，却不研究它的文學構造。科學上和文學上，也沒有任何研究它的分科。然而它的研究却很必要。我們要研究科學的創作，要使它成爲一個特殊的分科，再在這分科裏面形成一個特殊的獨立的部門（研究科學創作之文學構造的部門）。這是我們極該注意的地方。科學的創作也需要「美妙的筆調」，這不待說是極重要的。並且科學著作的這種研究，不單是在它自身理論上富有興味，還可以使青年學者得到一個研究上的輪廓，這無疑是有着實際意義的。

本書在這個新擬定的分科裏還不打算立定一般的命題。但我想，這個嘗試（由文學構造上去研究「資本論」這一古典著作的嘗試）或許會給將來科學分科上準備一些材料，使它便於取得今後需要加工的某些「原料」。在這見地上對古典的科學著作的研究，又是科學地

提起這一問題的最好的手段。這樣說來，不單是「資本論」有研究的必要，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切古典著作也是有研究必要的。

這似乎是文學研究範圍以外的問題。當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自然也要論到那著作的藝術的要素。但科學著作文學構造的藝術要素，不是一個獨立的動因，而是一個從屬的動因；不是從屬藝術的目的，而是從屬科學的目的。

馬克思自己建立一個主題，他把「資本論」看做一個完整的藝術品。一八六五年（第一卷完成前兩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就把握這個概念確定下來了。他說，原稿的一部份是不能印行的，——著作全部的完成，在創造過程本身上是必要的。……「……全體沒有完成以前，我決不印行任何部份。……縱然難免缺陷，但我要使它成爲一個完整的藝術品，這是我這本著作的特徵。全體沒有完成以前，決不印行，這是我原來就有的老辦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馬克思把他的著作叫做一個完整的藝術品，這時候，我們感覺到，「藝術品」這句話的背影是多麼的輕鬆呀！自然了，當馬克思在力說「整體」這一概念的時候，「藝術」這個形容詞的意義自然就被他限制得相當窄狹了。恩格斯對於這個快要完成的新的藝術作品寫了一封愉快輕鬆的回信。可惜這封輕鬆透頂的回信遺失了，只能由馬克思給他的回信推想推想。當

時馬克思正害着厲害的病，他給恩格斯回信說：「你信裏說到這個快要完成的『藝術作品』那一段，非常有趣。……順眼看見寒暑表，感到工作幹得非常快；即使是沒有考慮到任何藝術性的別的人，也恐怕不能幹得這樣快」。——（一八六五年八月五日信：『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本書不打算把「資本論」文學構造的所有問題加以全面的研究，我們主要是想就其文學構造內各藝術要素上的問題來說一說。

馬克思極注意他著作裏面的文學構造。他最關心他的文體，這是他的顯著的特徵。

第二章 馬克思與文體

馬克思常常注意到文體。爲了鬭爭的需要，有的地方他也不得不間常發表他在文體上感到不滿的文章（他自己的或別人的），在緊急的時期（“in the nick of time”）（馬克思自己這樣說，參看下面的信）。也有不得不逐件付印的苦衷。在這種情形下面，馬克思仍然沒有忘記對文體好壞的注意。在對機會主義鬭爭正在高漲的時候，傳單的需要是十萬火急的，那時恩格思交來一篇原稿，馬克思說：『原稿是好東西。文體上雖然有些粗略的毛病，但最急切的是不要錯過時機，因爲這個論爭是火燒眉毛一樣急待解決的。所以收到原稿就馬上付印，在現在的情形下面，刪改工作反而是無意義了。』（一八六五年二月十日信：『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當參加巴丁暴動繼而亡命倫敦的西格蒙特·李多希·波克哈姆打算把他在國際勞工協會上的演說出版的時候，馬克思曾寫信給恩格思攻擊它，說他那法國話的體裁，是『行販商人的土話』。馬克思覺得，波克哈姆用法國話演說的原文，是『淡而無味的亂扯』（優點是馬克思自己加上去的）。

「我們的愛卡李弗斯是現在倫敦手屈一指的選舉演說家！」這是關於第一國際書記果格·愛卡李弗斯的一個重要消息，馬克思把這消息告訴恩格斯，而且對愛卡李弗斯演說的姿態描畫說：「他用『老老實實的呆樣說俏皮話』，這是他的特長，這也是英國人特別愛好的東西」。（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信。『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七日的信裏對謝魏茲爾在新聞上的社論作了一個政治的批評，認為其中還有許多積極的元素，但他又在另一方面批評他說：『謝魏茲爾「那人」，他用德國話來寫文章，真是太那個了！關於俾斯麥的第二篇社論……是太過小題大作了，實在難於索解』。（『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由此看來，馬克思決沒有忽視過文體『這個東西』，他常常都注意到文體，它是政治鬥爭上的武器。他對文學形式的追求不是像一般人那樣由『審美』的要求出發的，他堅決主張，要使鬥爭容易達到目的，就不得不由各方面（文學也包括在裏面）來使意識形態的武器銳利起來，不得需要一種最適合最切當的文學形態。

一八六一年五月，馬克思住在柏林，當時，他在『下議院』新聞記者席上聽自由主義派代議員溫格演說後，寫信給恩格斯，想起某一文學上的類比來對比溫格說，『在某禮拜五演出的叫做「新聞記者」的這幕佳妙喜劇中，肥胖的漢堡的一個俗物——匹噴布林酒販子——

出現了。活現表演這個酒販子匹噴布林的便是溫格。這個政治上的批評，就像一把尖刀捅進溫格骨頭裏一樣。然而馬克思還不滿足這個特寫，他又對演說者溫格的態度擲上幾句說：「這不愉快的漢堡維士托法林的土話，沒有一句完整齊全的話，全是一個二個跟連着吐出來的字。並且，這是我們德國國產的米拉波！」（『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維可主張說，由它那『新的科學』裏面來看，德國是歐洲善於說『英雄言詞』的惟一國家。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寫信給恩格斯對於維可的主張活跳跳地批評說，「假如這個上年紀的納破里人是接取惟因『報』，柏林『國際新聞報』等等報紙上的言詞做勸報的話，他就顯然是那種偏見的傳聲筒了」。（『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馬克思和拉莎爾鬭爭，要粉碎拉莎爾主義的錯誤的政治立場，他在返復寫給恩格斯的信裏引證着最恰當的實例，再三再四對準了拉莎爾的文體澆灑譏笑的辣湯。照馬克思的意見說來，哈茲費爾托男爵夫人（拉莎爾的朋友）「在她本身，和她那依據組織原理走路的步法」比較起來，是有着更多更多的政治理解的」。（『馬·恩全集」第十九卷）這是馬克思於一八六一年六月九日給恩格斯信中引用拉莎爾自己的話去譏笑拉莎爾的實例。

馬克思在讀完拉莎爾關於『辯證法』批判的評語時，他叫起來說：「他這文體也很有趣味！」他又借拉莎爾的話說：「這是在自己折斷自己手臂的矛盾中的絕望」（『馬·恩全集」

又說：「拉莎爾在裁判所裏對「間接稅」的演說傳播到我耳裏（別人想來也同樣聽到），聽起來，間或有些地方還不錯，但在整個作風上，第一感覺到的就是難以忍耐的氣悶和饒舌；他那欣然自傲，自以為博學的目空一切的姿態，實在可笑極了」。（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馬克思從青年時代以來就關心文體了，這是值得注意的。在馬克思給他父親的信（那是他初期文獻之一，也是哲學上有名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那真切的悲劇的地方。當時他才十九歲，熱戀着他的未婚妻珍尼，他心裏一面焦灼着和她相會，一面寫了一封非常興奮的長信給他父親，馬克思在這信的結尾上說，「父親！請原諒我這亂畫的笨拙的文章吧！現在已是四點鐘了，蠟燭已經快要燃完了，眼睛也要關閉了。我已經不能再支持了，可是在你沒有看到這信以前，我這不安的幻影是不能消滅的。請向我那可愛的美麗的珍尼問安。我已經把她給我的信讀了又讀，已讀過十二遍了，而且時時都使我在信裏接觸到一種新的魔力。它那一切的一切（由文章上來看也是這樣），都極美麗，這樣的信，大概只有女性才寫得出吧。」

像「資本論」這樣一部著作的文學結構，當然是需要馬克思在文體研究上去堅苦細密地

費工夫的。這種研究決不是由抽象的「審美的」打算上發生，——它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義。馬克思爲了無產階級和他們的解放運動才著作這本書。這本書的文學構造，要儘可能使它那極複雜的理論結構，變得明瞭而尖銳。

但馬克思自然不會爲了「明白易懂」去降低那非常複雜的理論的分析。在世界全部歷史上來看，還沒有一個學者能負擔這樣困難的任務，這話並不過分。馬克思是把這一任務美滿地解決了。但在解決上成功的程度，三卷「資本論」裏面則各有不同。第一卷是馬克思亡命中的著作，它那文學上的工夫是第二卷第三卷所不及的。

恩格思在第二卷序文上說，「編訂『資本論』第二卷，使它在付印以前，一方面成爲一部首尾聯貫的盡善盡美的著作，另一方面成爲一部不是由編訂者完成，而是著者親自完成的著作，那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存留草稿的繁多，和其大部份的零碎斷片性質，更使這種編訂工作感到困難了。在草稿中，經著者自己澈頭澈尾訂正過，可照原樣付印的，充其量只有一束（第四稿）……材料的主要部份，在實質上雖已大體完成，但就文體而論，還欠工夫。馬克思寫下的，是他在摘要時候使用的語句；文體比較疎陋，其中措辭和語法多半都是談話體裁，往往是粗陋而談諧的。……我對於著者的草稿，儘可能地逐句加以解釋；就行文上說，我所變更的，只限於著者也會變更的地方；至於插入的中間句和連結句都有絕對的必

要，而且在意義上是毫無疑問要掉入的。」（『資本論』第二卷恩格斯序）

「資本論」第三卷也完全一樣。——「馬克思」遺留下來的這第三卷也盡是草稿。因此「資本論」第一卷和其他二卷比較起來，它那文學上的構造就顯然不同了。尤其就文體上，具象上，構造上的藝術的契機來詳細研究時，更是顯然不同的。因此以下的敘述，以第一卷引用得較多，其他兩卷引用得較少。由文學形式方面下過深切工夫完成的第一卷，明顯地表現出了馬克思的特別才幹。——馬克思在這一卷的文學構造上是費過長期的苦心的琢磨的。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九日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我的書正在進行中，但很緩慢。事實上，這樣一部理論的著作是無法開快車的。但無論如何，自第一編以後，就比較容易着手了。』（『馬·恩全集』第十九卷）馬克思時時刻刻都注意到使敘述平順容易的問題。兩年後的一八六三年八月十五日，他又寫信給恩格斯說：『我的工作（把原稿拿去印刷）有一個地方進行得很愜意。在我最後修正原稿時候所採取的形式，我想，是相當平順容易的。……不論怎樣，是比最初部份容易理解到百分之百的。』（『馬·恩全集』第十八卷）馬克思在下面一封有特色的信中表示着，他要使他這著述合乎極高深的理論的要求。馬克思要使這書具有最平暢容易的形式，他這樣堅苦努力，這當中，他仍然沒有一時一刻忘記了這一理論上的要求。當馬克思論到他這著作的內容時，他是拿自己和拉薩爾比較着說的，『那暫且放下不說。我